

認真的告別

我想你如驕陽般燦爛，沒有任何陰霾的阻擋，閃耀在這個美好的世界上。

「家寶，你要不要試一下報名這一屆的學校的歌王爭霸比賽？你唱得這麼好聽，肯定能拔得頭籌！」一下課，一心就來挽著我的手，興高采烈地指著剛貼出來的海報，嘴角下意識地向上揚，我順著她的話開玩笑：「可不是嘛！我要是上了還有他們什麼事兒，全給我讓道！」一夥人被我逗得忍俊不禁，笑個不停，我自然也在笑，目光卻停留在那張印有報名方式的海報上，看得直勾勾的。

「我想要……」，「可你行嗎？」

多少次了，每當我想爭取一個機會時，我的大腦總是會出現一個另類的聲音，從一眾的鼓勵重脫穎而出，尖叫著警告我，「危險！你可能會丟臉！」是無法令人忽視的存在啊！以至於我被控制著，沉默著看著別人寫上自己的名字，拿著麥克風一展歌喉。

在台下的我，好像這個時候才得以被鬆綁，可隨之而來的又是理智的責怪：「你不試試怎麼知道不行？」「就不能勇敢地踏出第一步嘛？你在猶豫什麼？」對著排山倒海的後悔，我甚至無法逞強地說出：「下一次我肯定可以！」因為即使這世上真的有後悔藥，我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一切重演。

受不了了，我快要奔潰。

連帶著對自己懦弱的不解和厭惡，我逼問自己，「為什麼不行！你在害怕什麼？」它似乎要和我對抗到底般，腦海裏開始展示從小到大的，尷尬的，上不得台的片段：唱歌到一半突然一直打嗝，幼兒園畢業典禮踩到裙子摔了個狗啃泥，用英文作匯報時的磕磕絆絆，是剛來香港是聽不懂粵語的迷茫……**你再細看，鏡頭一轉**，是哄堂大笑的陌生人！拿著手機拍下了他們認為所謂「不愛」的一幕幕，是畢業典禮台下鴉雀無聲的批判和同學的挑逗的眼神，是匯報上老師的皺眉和其他人似笑非笑的表情，是語言受限的困擾，在本地人無奈的嘆息中我輕聲地道歉。

「對不起！」

揭開名為「害羞」的迷布，我所看到的，是傷痕累累，懷裏緊緊抱著「回憶」不撒手的一群自己，怎麼會在這兒？我以為你們早已消融在時間的長河，為什麼在這兒？最不容易被察覺的地方，是要躲起來療傷嗎？怎麼還在這，已經過去了

十幾年了。

「十幾年了，你還不打算放他們離開嗎？」憤怒早已消耗殆盡，靈魂深處的質問便如山林敲鐘，余震迴盪在整個心房，他們身上的傷痕從何而來？來自於我日後一日給自己敲響的警鐘，不是他們自願脫穎而出，而是我神經質的要他們出現，強硬地告訴自己：「這就是你，只會失敗不會成功，彷彿這樣，我就予以提前預知自己的命運，然後心安理得的勸退自己，繼續當個縮頭烏龜，沉溺在習慣的痛苦中起碼簡單過跨出新的一步，不是嗎？」

是的，可你不能這樣，你不想這樣，你也不會這樣，若你真的想放任自己活在過去，那麼你也不會對明天有所期待。倘若你真的認定自己的失敗，又怎會對掌聲，鮮花和輸贏抱有希望，倘若你真的不在意，現在你應該若無其事地忘記這一場對峙，回到那死水般的生活，在每次做決定的時候再上演一齣「我與我那分不開的懦弱」。

不，你不想的，我了解你，今天，是來說再見的吧！

我彎下身子，靜靜地看著那個幼兒園的我，回憶那天的我，膝蓋上仍有擦傷，可那時我的臉上卻洋溢著微笑，「耶！畢業啦！晚上有大餐！」睜眼，再看那天英文匯報的自己，磕磕絆絆是因為自己挑戰脫稿，老師皺眉則是因為有人沒有認真聽講：再看，當我已經能用粵語完整說出一段話時，老師的誇獎和同學的掌聲響徹班房，理應震碎那些該死的敏感與自卑。

你看，人總是這麼神奇，充滿美好和希望的回憶需要細品才可悟出，滿足痛苦難過的一瞬卻在心底永藏，每天都要拿出來品味一番。生怕自己忘記。

扔掉它們吧，我的意思是說，與他們告別吧！他們的存在，是在昭示著人生中有歲甜苦辣，是告訴你，人生浩瀚，他們不過是過往雲煙，是讓你變得更加美好、真誠、強大的必經之路，可你不要回頭，不要因為他們所停留，我們應在你人生中最後時刻再遇見，等到那時你可正值盛年，是最美好的青春和最肆意的歲月。

拜託，請你不要受用於這短短的幾個瞬間共你想做，山無遮、海無攔，共你想闖，放手一博，大不了從頭再來。

我誠心誠意的和你們暫且告別，再次上路，我已丟掉沉重的昨天。

「家寶，又有比賽了。這次你……」

「我已經報啦，看我大殺四方！」